

78 岁大马老校长奉献 24 年 义教英语 改变中国穷乡

报道：练珊恩图片：谭湘璇、取自中国拉萨长教网站



廖乐年在中国大埔长教村义教超过 20 年，如今回想起来尽是说不完的故事。

（八打灵再也 22 日讯）“教育，不只是教一个科目，还是帮助一名孩子长大。”。78 岁的廖乐年执教超过半个世纪，不止帮助了无数孩子掌握好英语，圆了上大学的梦想，还帮助了整个乡村的发展。

他的前半生在国内拉萨会（La Salle）多所学校执教与掌校，碍于教育部当时 55 岁后就不能继续当校长的规定，再加上他连续 3 届成为拉萨会领导人后感到倦怠，而决定从原有岗位退下来。

当时是 2000 年，在迄今的 24 年间，作为英文教师的廖乐年到了中国乡村义教，从完全不会说华语，到如今能以流利的华语接受中国多家媒体采访，还能以客话沟通，并且凭着多年来坚持义教的精神，获得当地社群的肯定与接纳。

还提供外地孩子免费吃住

当地人说：“这么多年来，他为我们村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英文课，还为一些从外地来的孩子提供免费

他离开大马到中国 20 多个年头，但他昔日在大马学生并没有把他忘记。其中一名学生对《星洲日报》说：“自中学毕业后，我整整 41 年没见过校长。

“我趁校长这次回国有机会和他吃上一顿饭，只是短暂的会面与闲话，我再次感到获益良多，而且（2023 年）77 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



廖乐年在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湖寮镇长教村的祠堂展开义教。

他在中国获颁“2013 年最美乡村教师”等约 9 个大大小小的荣誉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所拍摄的实地视频那样。





廖乐年在 2013 年获颁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奖”，由他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颁奖。

视频中的他在坐满大小学生的祠堂里，戴着嘴边麦克风，全情且生动地教导他们说英语，在非上课时间则与村民密切来往，逢年过节许多村民都争相邀请他这名异乡人到家里吃饭作客。

陪兄回中国家乡促成美事

说起当时到中国广州大埔长教村义教的契机，廖乐年说：“一切都是机缘巧合。”2000 年决定从当时的岗位退下来后，他花一年时间到处旅游，就在美国与友人爬山时，说起自己想到非洲义教，朋友却表示他是中国人，应该选择到中国去才对；实际上，当时肯亚的大学已经录取他为师。与此同时，拉萨会在罗马的总会也表示，他们接下来要派员到中国去，尽管当时不清楚到中国去要做什么，但这也是促使他后来到中国义教的机缘之一。

香港学中文待了 86 天

“当时我根本不会说中文，朋友们笑我都可以学会法文、西班牙文了，中文对我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于是，我接下挑战，先到香港学中文，在那里待了 86 天。”接下来，为了学习中文，他也常到中国去。碰巧在香港的侄儿要陪父亲回中国家乡，便请他领路；该趟行程为他播下了在当地义教的种子。

一留就是 20 多年

当时是 10 月份，廖乐年并没有立刻在长教村定下来，而是再一次与村民约定——“我明年再来！”隔年，他如约而至，没想到这一留，就是 20 多年。他笑说：“村民答应我会准备好一切，但是根本没有，可能他们认为我不会真的过去，毕竟懂得英语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能有更好的工作。我到了之后，他们才仓促给我准备住的地方——堆了垃圾的窄小仓库房，非常临时。”“无论如何，作为这个村的外来者，我告诉自己三件事，第一，不要期待别人理解我；第二，不要期待别人认同我；第三，不要与别人发生争执。”



廖乐年上课的同时也在抖音直播，让无法参与实体课的学生也能上课。

把挑战转化为取得成功动力

廖乐年在当地学校展开义教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从被指“抢走”其他老师的学生，到寻找适合当地孩子学习英语的方式，进而证明自己的教学法可行，无一不是他秉持着“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的心态，把一个个挑战转化为他取得成功的动力。

在学校开始教书没几天，校长便要求他不要再教下去了，因为其他老师说，学生都跑到他的课堂去了。他当时离开了 8 天，后来想着“成功能复制成功”，便带着“应对策略”再次回到村子去。

他当时决定只收 3 组学生，分别是四年级、中一和中四生，因为他知道，这 3 个年龄的学生将在 3 年内应付大型考试，而这也将会是他在当地教书的成绩单。

“于是我骑脚车带着手提电脑挨家挨户地拜访，看看他们有没有要学英文的学生，有些家庭让我直接在家里教。一开始，学生人数很少而已。

“3 年后，这些学生参加了考试，大多数都成功考取亮眼的成绩，让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成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廖乐年的祠堂课堂里没有桌子，只有并排的椅子；这样的安排能容纳更多学生。

自创“Pin-phonics”快速准确掌握英语口语

廖乐年发现，已经有了深厚母语教育基础的中国小孩在学习英语上面对很大的挑战，因此他将英语发音和汉语拼音融合，自创“Pin-phonics”，帮助学生快速且准确地掌握英语口语。

“在学习 Pin-phonics 上最成功的例子是一名四年级生，在一周内完成这个系统内的课程，之后就算不明白字的意思，她也能准确地读出来。

”解决了口语问题后，廖乐年又针对语法下手，因为他发现许多中国小孩在说英语时，容易从华语直译成英语，如“我没去”变成“I no go”，因此他将教学简单化，例出英语句式的 15 个基本结构，再用唱歌的方式，让学生牢牢记住。



等待上课的学生在排队时，自动自发地拿出“Pin-phonics”列表复习。

把语法规则变成音乐

我把这些语法规则变成音乐，让学生一遍一遍地唱，只要掌握了这些语法规则，考试的问答题就不可能出错，久而久之，他们也能用这些句式进行对话了。

“进阶版是疑问句的句式，一样用唱的方式来学习，有时在课堂上，一组学生用唱的题问，另一组学生用唱的来回答。我很享受这样的教学，很有趣，不久后看到学生用英语对话，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在中国想做的事。”



廖乐年跟上时代脚步，将课程录制成视频，并上载至网站。

为义教日子设下 25 年限

廖乐年一堂课的学生人数众多，有时一教就是三堂课共 3 小时，这对快步入 80 岁的他来说，已有些吃力；同时，他认为，25 年足以让每个人在一个领域内完成想要完成的事，因此他为自己设下 25 年的年限，若健康允许，他之后想到非洲服务。



廖乐年给自己在中国长教村义教 25 年的期限，之后若健康允许，他希望到非洲服务。

如今，距离满 25 年还剩约 2 年的时间。回顾这些年在中國义教的日子，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中國一个小乡村经济起飞的过程。廖乐年除了是一名教师，也是当地社会发展的推手之一。这个故事还得说回 2011 年左右，当时他听说政府宣布将梅州列为柚子的生产基地。



廖乐年 2016 年在柚子收成前开心拍下照片留作纪念。

“我听见他们说柚子，眼睛一亮，因为我熟悉柚子，我在怡保长大，打扪就是盛产柚子的小镇，但是我觉得很奇怪，梅州实际上不见很多人种柚子。

“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我是否赚钱，只是笑着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聊天，没有再说柚子的事，当时我便知道这有利可图。”

邀村民种柚子迎来收成

于是，廖乐年再次寻求书记的同意，也再次好像初来乍到时挨家挨户地拜访，只是这次不是问他们是否要学英文，而是问他们是否要种柚子。



2016 年，丰收的柚子等待销售。

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有 3 个家庭看在是“廖老师”的份上，答应尝试。5 年之后迎来收成，这 3 个家庭获得可观收入，村里其他人也逐渐搭上这趟列车，更使原本连汽车都没有的小村逐渐富裕起来。

廖乐年说，他在监督当地的柚子种植时，村民给他起了“无地地主”的外号，而这是继“哑巴”和“癫鬼”之后，村民给他的第三个相当贴切的外号。

“哑巴”是形容他初来乍到时，因不会华语和客家话而无法与人沟通，“癫鬼”则是被他义教及为学生付出的精神所感动而起的外号。

20 多年来花了 800 万元

廖乐年说，若当初他知道到中国义教与服务 20 多年需要 800 万元，他应该会有所却步。除了为从外地到长教村学习英语的学生提供吃住，以及协助当地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他迄今也资助了约 40 名学生上大学。



廖乐年带领高中阶段的学生进行会话课。

“我很感谢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学生，还有国内一些顶尖人物，尤其是在香港的一名同道，他总是叫我尽管放手去做，如果需要资金，告诉他就行了。

”他说，学生和家长常向他道谢，但实际上，他对这些学生与村民也同样心怀感激，对于能够获得在中国 20 多年的体验感到幸运。



廖乐年与学生和家长一起享用简单的晚餐，和乐融融。

“回想起当初来到大埔时，路上没有汽车，多数人都是骑脚车和走路，街上也买不到面包，我需要自己揉，芝士还是从香港买回来，存着慢慢吃。

“到今天，我们有 7 公里长的大埔大道、17 公里长的河边步行道和 5 个公园，还有高楼和购物中心。当地近年来的发展，只能说是超乎想象。

”他欣慰地说：“我想现在的中国大埔已不再需要我，待 25 年届满后，我会继续下一趟旅程。”